

金沙灘

史果編寫



5060

金 沙 灘

史 果 編 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根據“楊家將演義”改寫。故事從楊五郎、楊六郎在錦屏山狩獵開始，然後敘述八賢王勸說楊繼業救駕，但繼業因奸臣當道，不肯出山。後因他的幾個兒子再三慫恿，楊繼業不得已，終於率領了他的八個兒子前去代州。楊家父子在戰場上大破遼兵，不料潘仁美堅主議和，不但不肯發兵援救，而且還帶領楊家父子還朝，隨後又勸說宋太宗前去金沙灘與遼邦天慶王會盟，遼兵乘機將宋主圍困，幸得楊家將護駕，才能逃出重圍。但楊大郎、楊二郎、楊三郎都在這一場戰鬥中犧牲；楊五郎失蹤；楊四郎、楊八郎落入遼營，最後只剩下楊六郎、楊七郎了。

金 沙 灘

史 吳 編 寫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福州路56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6號

蔚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2 13/16 字數：55,000

1957年1月第1版 195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452

定價(5) 0.22元

目 次

一	錦屏山上	1
二	突圍而來的貴客	10
三	半天也說不攏	19
四	夜半的密談	24
五	八子与八媳	31
六	危城投書	37
七	柳林奔寇	42
八	“老羊牽小羊來矣！”	49
九	大樹坡夜战	55
一〇	大魚落網了	64
一一	“和議就要告成了”	68
一二	“双龍会”	76

一 錦屏山上

山西应州地方有一座錦屏山，山上樹木青翠，形势又很巍峨，远望就像座錦綉屏風。这山的北峰上，有一道嶺子，地势很开闊，种着上千棵松樹，这些松樹也不知道生長了几百年，長得挺拔勁秀，枝叶茂密，有的像条游龍，有的像把大傘，在地上投下几畝大一片濃蔭，連太陽也晒不透。北峰上有条溪水，正好流过这濃蔭地帶，連雪白的流水也变成松花綠色。这条小溪繞着松根，淨淨琮琤，一直流向山谷深处。

可是，在这一大片綠蔭之外，太陽光却顯得格外明亮。这时是初夏天气，滿山滿谷的野石榴正在开花，那花朵被太陽光照射着，紅得像噴火一样，和那青松相映，紅是紅，綠是綠，景色瑰丽如画。

松嶺上除去这些景色，还有一二处古迹。在那嶺南向陽处，有一座碧瓦紅牆的庄堡，这堡子占地頗廣，大約先前是一个貴家的別墅，看那高聳的門樓，还是唐代的建筑样式。在我們这部書開場时，已經是宋朝太平興國年間，距离唐代已远，这古堡也早已沒了主人，荒廢不堪，門樓上只剩下几个頹敗的箭垛，兀立在陽光下面，拖着狹長的暗影，像几个在山野里閒

話古今的老人。

嶺子上本來很寂靜，忽然一聲唿哨，打破了沉寂，一只銀色的鷓鴣飛上了天。這白鷓鴣在半空中盤旋了一陣，突然側着翅膀，像閃電一樣快，飛落山谷中去了。空谷里立刻起了一片吶喊聲、喝采聲，震得山鳴谷應。這些聲音是從哪里來的呢？原來嶺上有人打獵，他們放出的鷓鴣捕獲了野物，所以大家齊聲喝采。

這里，人聲才停住，嶺邊草叢里扑簌簌一陣響動，鑽出一頭凶猛的野豬來，那野豬受了驚，嘴里露出獠牙，喘着大氣，在林子里沒命的奔跑，跑着跑着，被一根松樹擋住了去路，這野豬更狂怒起來，拿它那長嘴只一拱，碗口粗的一棵樹立刻倒了。吓得樹上的小松鼠亂蹦亂跳。

正在這時，嶺上蹄聲得得，一個少年騎着馬趕來了。這少年生得身材魁梧，一張黑油油的臉，一對圓彪彪的眼睛，顯得剛強而又聰明。頭上戴頂毡笠兒，腦后撒着斗大一顆紅纓。身上穿一件天青色團花戰袍，足下穿一双抓地虎薄底靴。挾一張鵝畫弓，騎一匹烏騾馬。看年紀約有十八九歲，威風凜凜中還帶有一團稚氣。這少年走到林子邊，陡然勒住馬，只見他張開弓，搭上箭，覷定那奔竄的野豬，嘴里喝聲“着！”一箭射去，不前不后，正射中野豬項上。

那野豬帶着箭，跑了兩三丈遠，又跳過那道小溪，終於氣力尽了，一個仰八叉翻倒地上，發出一聲嗥叫，把兩只前足蹬了幾蹬，就不見動彈了。

這少年一見射中了野豬，歡喜得跳下馬來，提着那張弓，

一路叫喊着，向溪边跑去。

这时，嶺子上又來了一簇人馬。當先一騎馬上，也坐了个輕裝窄袖的少年，不過他的年紀比那射箭的少年要大些，大約有二十三四歲。他生就一張紫棠色的圓臉，一對漆黑明亮的眼睛，前額寬大，額下微微有些髭須。戴一頂白范陽毡笠兒，



腦后撒着一大撮青纓。穿一件鸚哥綠紵絲戰袍，足下穿着熟牛皮爬山靴。騎一匹棗紅馬，腋下挾着張彈弓，氣派很威武，不過眉宇間却帶着抑郁之氣。他馬后簇擁着一羣伴當，有的騎馬，有的步行，有的臂上架着鷄子，有的肩頭抗着攬叉，又上還挂了些野兔和山雉，在一騎馬后面，還倒懸着一條獵獲的狼。

那紫棠臉的少年，來到林子邊，就揚聲問：

“七弟，得采了麼？”

那個射箭的少年在溪邊應聲說：

“五哥快來看！這畜生倒不小，足足有條小水牛大。好厲害！把一個松樹林都鬧翻了！”

那紫棠臉的少年連忙下了馬，早有一個伴當過來把馬接了，也牽了那射箭少年騎的烏騾馬，眾人一齊涌向溪邊來，爭着看那野豬，只見那畜生直挺挺倒在地上，把青草都壓倒了一大片。有的看了伸舌說：“啊嚕，好大！”有的說：“恐怕有二百斤！”那紫棠臉少年看了也說：

“真不小。七弟，你的箭法更准了！”

那射箭的少年掩不住心頭喜悅說：“不……是我的烏騾馬快啊！”

“這野豬肉倒沒什麼，可是這豬皮，却大有用處。拿它來蒙盾，堅硬極了。”

“那麼，五哥，咱們就來蒙兩面盾。”

“可惜！咱們又不打仗了，還蒙盾來做什麼？哎……”紫棠臉少年嘆了口氣，沿着小溪慢慢走了幾步，然後停住了，望着

那滿溪的綠水出神。

這紫棠臉少年和射箭的少年是兩兄弟，他們姓楊，紫棠臉的是哥哥，行五，名叫延德；射箭的少年是弟弟，行七，名叫延嗣。他們是抗遼名將楊繼業的兒子。當地人提起他們都不稱名字，叫他們“五郎”和“七郎”，這樣叫起來既順口，又親切。

當時，七郎延嗣看見哥哥站在水邊出神，也走了過來。五郎延德望着溪水感慨地說：

“這水好綠！想咱們在沙場上長大的人，看的是烽煙遍野，劍戟如林，哪見過這般清涼世界！”

七郎早忍不住蹲下身去，用手潑那綠水，一面仰起頭來說：“好涼快！五哥，這地方雖好，只是打獵總不如打仗，圍場總比不得疆場。”

“怎麼，你清閑不慣，還想廝殺？”

“莫說我了，就是我那烏騾馬也閑不慣，今早給它佩鞍子，它知道用得着它了，歡喜得四蹄跳躍，還人立起來，大聲嘶叫。可惜，却用它來追趕些狐兔和野豬！”七郎說着憤然立起身來。

“七弟，看見這水，我倒想起一句古話：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。咱們如今退隱了，靠種田打獵過活，总算與世無爭，再也犯不着什麼人，這日子也過得不錯啊！”五郎說是這麼說，臉上却帶着抑郁神色，顯見得有些口不隨心，看來，他也並不是個甘心做隱士的人。

“五哥，我却沒這耐性！不瞞你說，我追趕的是野豬，想的是潘仁美，我恨不得一箭結果了老賊！”

“你，你的性情還是這麼焦躁？也不想想，若不是你打死他

的兒子潘豹，咱們楊家怎么会丢了官，回到这应州老家來？”五郎說話的声調嚴肅，可是一点不帶責备的口气。

“这事怪不着我。看了潘豹那厮的气焰，便是活佛也忍不住！那厮仗着他父親势力，在东京酸棗門外天齐庙擺擂，要降伏天下好汉。那厮慣会使棒，头一天就打翻了七个人。其中一个外州人，头盖骨被劈碎，當場死了。还有个本京軍漢被打折了腿，眼見也沒命了。我見那厮棒法也不稀罕，便上台和他放对，才使了个旗鼓，那厮棒法先乱了，我正要点翻他，他手下一班教头都执着棒來攔救，惹得我性起，一連搗翻了五七人，潘豹那厮也被扫下擂台，扶回去，不想半月光景就死了。”七郎一面說，一面拿眼偷看五郎的神色，生恐哥哥又要責备他，不过他說話时却掩不住心头的痛快。

“潘楊兩家結怨，也不全在这件事上。早在太祖皇帝下河东的时候——那时你还小呢，咱們楊家也還沒投宋，潘仁美屢次敗在爹爹手下，这已使他怀恨，后来咱們抗遼有功，他更嫉妒得了不得。从此，就像和咱們楊家有深仇似的，时刻要想下手害咱們。你打死他兒子潘豹，这仇就更深了。”

五郎正說着話，听見那几个伴当在嘻嘻哈哈說笑，一个說：“好狠炕的东西！”一个說：“好了！这下不怕抬它不动了！”原来这几个人正在收拾那头野猪，先把它捆了个“四馬攢蹄”，然后用根哨棒穿了，預备抬着走。等到收拾停妥了，有几个就走到溪边去洗手措臉，有的在林子里歇息。那些馬匹都散放着，在青草地上啃草。

“其实咱們家丢了官也好，功名富貴，总不过是过眼烟

云，”五郎接着又說，还拿鞭梢指着远处那座古堡說：“七弟，你不見这个豪門巨宅么？如今它的主人又在哪里？”

七郎接口說：“五哥，你的雄心虎胆到哪里去了？怎的总說这些衰敗話？咱們弟兄都在軍中長大，过慣那金戈鉄馬的日子。一連兩年不上陣，我这兩手老繭都褪了，叫人怎的耐得？五哥，你还記得咱們攻取瓦桥关那一战嗎？”

“这是救遂城那一次，如何不記得？”五郎不断用手撫着馬鞭，一面思索着。

七郎一提起这场大战，眼睛就放出異样的光彩，他这时完全沉入回想中，当年大战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。

那年是太平兴国元年。遼國大將耶律休哥帶領十萬兵馬侵犯遂城，要想直搗汴京。遂城是幽燕咽喉，如果保不住，澤潞兩州也会失守。就在这时，楊繼業拜了幽州兵馬使，領兵五萬人援救遂城。楊家軍人数虽然只及遼兵一半，可是都是能征慣战的精兵。援兵一到，第一战就在赤崗打败了敌兵，解了遂城的圍。遼兵只得退守瓦桥关，宋軍列陣在黑水东南，遙遙相持。

这瓦桥关却是个天險，居高臨下，易守难攻。遼將耶律休哥要坚守这关隘，等待宋軍粮尽，再出兵襲击。楊繼业却从当地樵夫口中，打听出有条采樵小路通到关后，那里正是遼兵屯粮所在。繼业就叫五郎延德率領五千人，帶着火种，暗中从小路抄到关后，約定黄昏时候举火为号，焚燒敌兵的粮草，并殺到关上接应。又命六郎延昭帶領一萬人，假作渡黑水去襲燕城，引誘遼兵出來阻击，乘势加以剿除。他自己統率大軍去取

瓦桥关。

这天黄昏时分，六郎的人馬从南岸渡河，軍士才到半渡，遼兵果然出來襲击，宋軍連忙退回岸上，遼兵也追到南岸，宋軍發声喊，齐向峡谷中跑了。遼軍先鋒刘黑达要想建功，督促众軍跟踪追赶，不想追進峡谷，宋軍伏兵四起，刘黑达要退已來不及，恰好撞着六郎延昭，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六郎槍挑刘黑达落馬。遼兵登时大乱。正在这时，五郎已抄到关后，殺散守粮軍士，放起火來，那晚又恰遇西北風起，滿山粮草一齐燒着，楊繼業看見火光，知道五郎得手，立刻督兵取关。五郎从关后接应，兩面夾攻，夺了瓦桥关。耶律休哥倉皇引敗兵逃往薊州去了。

这次大战虽然早已过去，七郎至今回憶起來，还觉津津有味。他笑对五郎說：

“五哥，你記得不？那时我也在你軍中，那晚跟随你摸到敌巢，我親見你和敌將耶律勝交鋒，你揮着板斧，一下把耶律勝劈下馬來，連头盔都劈成粉碎。你那时有多威風！你还記得不？咱們攻進关門时，敌兵元帅还不知道信兒，正在吹彈歌舞，飲酒作乐哩！哈哈……”

“这都是爹爹料敌如神，咱們不过照他老人家將令行事罢了。这一仗确也吓破了敌人的胆，从此，他們就称他老人家叫‘楊無敌’。”五郎說着，兩眼也炯炯發光。

“是啊，东京城的說書人，都会說‘楊無敌智取瓦桥关’。”

“可是，潘仁美就下了禁令，不許他們說。”

“哼！咱們楊家喋血沙場，換得太平，老賊在朝里安享富

貴，楊家反而遭了貶逐，難道連說說楊家的事迹，他也放不过？”

“你忘了朝廷是誰掌權了。这就叫牛耕田，馬吃谷……”

“我曾听人說，老賊私通遼邦，哼！不要碰着我……”七郎磨拳擦掌起來。

五郎四面望了一下，說：“在这嶺子上說說还不妨，若是別处，可得小心些。爹爹屢次告誡我們，說話要謹慎些。沒來由，招是惹非做什么？”

“其实忍不得！”

七郎說着还很憤慨。五郎望望天色，太陽已偏西了，天际涌現出燦爛的晚霞，嶺上那座古堡的輪廓有些模糊了。那堡外的樹林子上，有許多黑点在晃动，那是烏鴉在覓巢了。五郎看了說：

“咱們也該回去了。今天打了一条狼，又得了这头野猪，帶將回去，教兩位老人家看了也欢喜。”

七郎应了声“是”，就吩咐伴当們收拾下山。当时，伴当牽过馬來，兩兄弟騎了，众人跟隨着走下山去。伴当中选了兩個精壯的庄漢，抬了那头肥大的野猪，走在后面。

不一时下了山，踏上官道。五郎和七郎并着馬，一路說着話，又走了一程路，看看走到居住的火塘村，剛近村口，七郎忽然望見，那通代州的大路上起了一道黃塵，直升到半空里。七郎側着耳朵听了一听，詫異說：

“听！馬蹄响。”

五郎一听說：“奇怪！这响声还不止是十騎，噫！这么晚了，

这許多人馬來到咱們村里做什么？这馬蹄声又走得这样急？”

二 突圍而來的貴客

五郎兄弟正在猜疑，那馬蹄声却越來越近了。兩兄弟和伴當們連忙閃在路旁，要等着看个究竟。少时，只見大路上黃塵滾滾，一騎馬飛奔到村口。馬上坐着个人，作京里軍官打扮，头上裹着赤幘，身穿綠錦战袍，袍內隱隱露出鎖子甲，腰間懸着一把長劍。这軍官喘吁吁地跑到村口，陡然把馬勒住，又把五郎等人瞧了几眼，然后大刺刺問道：

“你那众人，这里可是火塘村？”

五郎細看來人，也分辨不出他是何身份。听那口音，倒像是东京人。才要答話，七郎早忍不住反問了一句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問火塘村做怎的？”

“你休問我，只說这里是不是。”軍官有些焦躁。

七郎哈哈大笑說：“是不是？你也休問我！”

那軍官一听这話，正要發作，后面又有兩騎馬飛跑攏來。那軍官連忙接着，对馬上人說：

“問这厮們的路，却不肯說！”

那后來的兩個人却不答理他，只吩咐了一句“莫要高声！”就撥轉馬头，走到大路边站了。那軍官見这光景，慌忙也去路边歇了馬。接着，又來了兩騎馬，和先來的兩騎面对面立着。——这五騎馬站在那里，都不出声兒。

五郎和七郎看到这气派，心下着实驚疑。正在这时，大路

上又來了一伙人，——約有十來騎，不過，來勢要緩和些。當先一匹白馬上，坐着个衣飾華貴的人，這人生得眉清目秀，唇邊留着三牙髭須。頭戴嵌寶珠冠，外罩遮塵帽套，身穿月白箭袖袍，腰系羊脂白玉帶，足下穿着粉底烏靴。雖然風塵仆仆，神色還顯得安詳。五郎把那人的臉熟視了半天，又把他身上一打



量，猛然認出了他是誰，慌忙滾鞍下馬，近前參謁說：

“原來是賢王殿下到了！”

來的果然是八賢王趙德芳。他是当今天子太宗皇帝的侄兒，在玉牒中排行第八，因此朝里都以“八賢王”或“八大王”相称。五郎在东京时，常陪侍他演習騎射，因此一見就認得。趙德芳也認出了五郎，便把馬鞭遞給侍衛，翻身下了馬，喜孜孜地双手扶起五郎說：

“廷德將軍，你我一別數年，要不是聽見你說話的聲音，几乎認不出了！”

五郎又叫七郎也來拜見，七郎却因自己又不是个官，不願行這君臣禮數，还是五郎拉他下馬，才勉强拜了。趙德芳執着他的手，微笑說：

“你这黑廝，又長高了不少！近來还闖禍嗎？”

一句話，問得七郎紅漲了臉。連那几个伴当听了，也吃吃笑將起來。趙德芳的侍衛見这伙鄉人笑得沒个体統，立刻吆喝說：

“殿下在此，不許放肆！”

吓得那伙人直吐舌头。趙德芳却不是講究这些虛禮的人，他掉轉臉來，吩咐侍衛說：

“笑笑有什么要緊？这又不是东京汴梁，你們粗声大气的做什么！一路上，就怪你們如此招搖，惹出許多不便。往后都給我免了吧！”

侍衛們連忙“啞，啞，啞”应着，低下了头。

趙德芳这才問五郎：“这就是你們的火塘村？”

五郎答应了“是”。德芳四面望了望說：

“好地势呀！这山生得不錯，給人以安定之感。常言道，人杰地灵，看来果然有些道理。……你看，我只顧說閑話，倒忘了正事，延德，你爹在庄上么？”

“我爹近來难得出門。請殿下稍待，等我告知一声。”五郎說着，一面就叫七郎赶快回庄稟告父親，准备接駕。七郎帶了兩個伴当，飛馬去了。这里，五郎請趙德芳上馬，德芳一問，村口到庄上，不过二三里路，便不肯騎馬了，要和五郎步行進村，五郎怕他累着，他說：

“这几步路算什么？还是走走吧，一來我們好談話，二來也表示我这番來訪的誠意！”

五郎只好答应。侍衛和伴当們，都拉了馬跟在后面，一路緩緩走進村來。德芳在路上問五郎說：

“你爹近年來身体还好？”

“比起在京时蒼老些，不过精神还健旺。”五郎回答說。他虽然在答話，可是走得比趙德芳稍稍落后一步，表示对賢王的尊敬。

“这就是國家之福！”德芳以手加額，表示慶幸。又回过头問：“你們弟兄呢？都好嗎？”

“都好。連八弟也長大成人了。”

“好呀，这些年，你們兄弟也不差个人到京里來看我，这是怎么說？哈哈……”

五郎心里好笑。他們父子解除兵权时，朝廷不是明明規定：“非經宣召，不許來京”么？如今趙德芳又这样說，若非遺忘